



沈昌文与他的作者们

俞晓群

沈昌文,本名沈锦文,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。祖父早年做厨师,后来在一所中学做总务,再后来做“包饭作坊”,家境很好。祖父去世后,由祖母打理生意。父亲沈汉英,自幼家中溺爱,29岁过世,那时沈昌文只有3岁。不久家道败落,举家避债逃亡到宁波,一年之后又回到上海,依靠祖母开一间米店难度日。童年的生,给沈昌文留下三点难忘的记忆:一是父亲的事情,使他一生痛恨鸦片,后来在小店打工,见到客人使用的烟灰缸,也会感到恶心;二是受母亲影响,认为上海人懒惰,宁波人勤奋;三是祖母经常说“我们是好人家子弟”,不准跟“野蛮小鬼”玩耍,不许说脏话。

祖母说,好人家的孩子,一定要读好学校。当时教育家陈鹤琴、葛鲤庭、章印丹等人,创办一所很好的北区小学,沈家却交不起学费。好在沈昌文二姑妈的王姓婆家,有人在做政府文员,而文员的子弟可以免费入学。于是祖母将沈昌文落到这位亲戚的名下,改为“王”姓,又按照王家孩子的排行,将锦文改为“昌文”。就这样,沈锦文以“王昌文”的名义,进入北区小学读书,6年毕业后,才将姓氏改回来,但名字未改,就称沈昌文了。祖母还说,不跟“野蛮小鬼”玩耍,就是要养成爱读书的习惯。后来沈昌文学徒谋生,余下的精神生活,只多读书了。他曾从垃圾堆中,捡到生活书店的“世界文库”,爱不释手,还借给邻家女孩于梨华阅读,于梨华后来成为作家;他还捡到《万象》杂志,以至于他六十几岁后念念不忘,创刊新版的《万象》杂志。再者,沈昌文边学徒边读书,陆续念了二十几个学校、夜校、讲习班,学过的课程包括速记、会计、摄影、英语、西班牙语、世界语、

俄语、无线电、古汉语等;遇到的教育家、名师有黄炎培、潘序伦、储安平、丁文彬、刘硕甫、顾执中等。

回忆那段生活,沈昌文说,他真正读完的学校,除了6年小学,还

有一所无线电收发报夜校,完整地学了两年,其余的学习都半途而废了。

另外有两所学校是被迫辍学:

一所学校是育才中学,那是他从北区小学毕业时,沈恩孚、沈有乾父子资助优秀毕业生学费一年,他得

以直接进入育才中学读书。读到

初二时,学校要求沈昌文交学费,

他下半学期只好悄悄离开学校,去

宁波人的金店做学徒。育才中学的

教师很优秀,英语教师丁文彬博士

毕业于牛津大学,语文教师陈汝惠

是小说家。沈昌文一生惋惜、怀念那段中学生生活,晚年回忆时,眼中还会闪出泪光。另一所学校是

1949年六七月,沈昌文考入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新闻系,后转到采访系。这所学校由上海《新闻报》

记者顾执中创办,其中名师很多,

如陆诒、恽逸群、胡崇原、翁启明、潘

子农、盛叙功、姚士彦等。沈昌文

俄文很好,俄文老师顾中曾把他

介绍给姜椿芳,保送到上海俄文专

修学校读书。而在民治新闻专科

学校读了一年半之后,还是因为交

不起学费,辍学去找工作。他离开

不久,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并入复旦

大学。1950年底,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为北京代招校对员,要求大学2年

级以上学历,沈昌文投考录取,翌

年3月,去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。

此后从事出版长达60余年。

有两件事,使沈昌文的人生

发生了转折:一是在此期间,出版

社派沈昌文去上海校对《英华大词

典》,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时年八十几

岁的蒋维乔。蒋维乔教沈昌文

学习“因是子静坐法”,沈昌文遵循

其法,反复锻炼,最后使身体达到

无异常人、胜于常人的状态,一生受益。再一是1954年,沈昌文翻译的俄文版《出版物的成本核算》出版,他还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,受到出版社几位大领导的赏识,不但未遭遣返,还被提拔为总编辑办公室秘书,由一个月薪33元的科员,一举提升为行政17级,月薪99元。大领导是谁呢?胡绳、王子野、曾彦修、陈原、史枚、范用、戴文彬等人。

从1954年到1960年,大约有6

年时间,沈昌文进入出版生涯的第

二个阶段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这一

段工作经历,等于念了6年的研究

生:“我到了大概十来位全国最优

秀的共产党的编辑和出版家身边,

做他们的下手,每天听他们高谈阔

论,为他们做记录。我拼命地学习,

从他们身上学了好多东西,这

是我做校对、做编辑工作之初根本

没有想到的事情。”再有,当时曾彦

修宣布新修布宣室开放,沈昌文几乎把

那里的几万册书读了一遍。1954

年三联编辑室成立,旨在出版“虽

然有某些缺点,但有用处的作品”。

陈原兼任主任。而在总编辑办公

室,沈昌文与陈原坐对面,目睹

并参与了许多工作。沈昌文称那时

的三联编辑室,“是知识的大本营,也是知识分子的大本营”。后

来他回忆录中,记载了那些前辈

组织作者和书稿的一些事情:范用

任期刊室主任时,出版《新观察》

《翻译通报》,沈昌文担任校对员,结识

了许多翻译家,如郭从周、石宝娟、

王以铸、杨静远等。刘大年在人民

出版社出版《美国侵华史》,曾彦修主

张三联的名义,再出一本卿汝楫的

《美国侵华史》。陈原亲自跑到西

安,找到陈登原,在三联出版《国史

旧闻》。还出版岑仲勉《黄河变迁史》、

《胡适思想批判》,张荫麟《中国

史纲》等。陈原、戴文彬、史枚按照

上级指示,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

验,计划出版一亿两千万字的“汉译名著”,第一本黑格尔《小逻辑》,接着是凯恩斯《就业利息货币通论》。那些年,沈昌文记录的人物还有李慎之、汪子嵩、董乐山、施咸荣、黄雨石、马元德、王荫庭、林基洲等,留下许多故事。比如陈登原在《国史旧闻》序中写道:“稿成,书贾来,乃付之去。”这里的“书贾”,就是指前去组稿的陈登原。沈昌文读后大吃一惊,问陈原怎么办?陈原闻言一笑置之,照样放行。

沈昌文出版生涯的第三个阶

段,应该是范用派他到三联工作的

那一段经历。值得记忆的事情太

多,先说1979年4月《读书》杂志创

刊,1980年3月,沈昌文担任三联编

辑室主任,开始参与《读书》杂志的工

作。此时前辈们已经做得风生水起,最

难忘的文章有三篇:李宏林《读书无禁区》,范玉民《图书馆必须四门打开》,李以洪《人的太阳必然升起》。此后沈昌文时代到来了,他面上表现得萧规曹随,内外隐忍;后来王蒙以无能、无为、无我,点破了《读书》编辑部的做事风格;再附以编辑部“五朵金花”的组合:董秀玉、吴彬、赵丽雅、贾宝兰、杨丽华,使《读书》杂志个性渐露,蒸蒸日上。沈昌文回忆那时的作者如数家珍:专栏作家有冯亦代“西书拾锦”、吴岳添“远眺巴黎”、李长声“日知漫录”、蓝英年“寻墓者”、王佐良“读书随笔”、董乐山“译余废墨”、樊纲“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”、赵一凡“哈佛读书札记”、辛丰年“门外读乐”等。他提到的作者,还有张中行、舒芜、吕叔湘、夏衍、许国璋、金克木、王宗炎、陈乐民、徐梵澄、柯灵、王蒙、钱满素、张光、李皖、丁聪、葛兆光、王小波、江晓原、何为、汪晖、李零、谷林、胡乔木、罗孚、黄仁宇、陈四益等。沈昌文称胡乔木为乔公,他说乔公肯定了《读书》杂

志的存在价值,还投稿《人比月光更美丽》后记。编辑审稿时,改动原稿两处,胡乔木专门复信感谢。

再说1986年1月1日三联书店

独立,沈昌文出任总经理。上任之初,他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,范用任主任。此前的作者积累,以及后续的资源添加,尤其是沈氏作者阵容的壮大,逐渐形成了新三联的基本形态。如陈翰伯提出重译《西行漫记》,同时出版史沫特莱《大地的女儿》、《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回忆录》,泰德·阿兰《白求恩传》。范用组织书稿如杨绛《洗澡》、巴金《随想录》、傅雷家书》、研究者丛书”。还有张光直《中国青铜时代》、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、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》、《巴金译文选》、房龙《宽容》、《人类的故事》、茨威格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、瓦西列夫《情爱论》、托夫勒《第三次浪潮》、文化:中国与世界丛书》、新知文库”、“中华文库”等。

1996年1月1日,年已65岁的沈昌文接到电话通知:“你已于昨天下午五点钟退休。”此后他的情绪小有波动,但很快又快乐起来。

有自身的文化积累与责任,还有晚辈的渴望与追随,推着他开始重塑自己的江湖地位。此后沈昌文策划了许多出版项目,他重点记录的作者与著作有:追随王云五出版理念,策划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400余册;创刊海派风格的《万象》杂志,陆灏主持,辽宁出版;策划“书趣文丛”60册,实际是《读书》杂志的图书版;还有《吕叔湘全集》、《古希腊风化史》、《古罗马风化史》,尹宣译注《辩论》、昆德拉《认识》、西田裕司《美丽与孤独》等。直到2010年,沈昌文又参与策划“海豚书馆”,陆续出版80多册。

2021年1月10日,沈昌文去世,在我们的心中,留下无尽的哀思。

聊书

重返文明现场

丁春凌

生活要求钝感,甚至木然,阅读是你重启敏锐的开关。

在书里,你会知晓,保有那些难以言说的细密情绪,并不丢人。正是敏感,定义了我们。

沉睡太久,一醒惊天下。三星堆文物又上新了:文身清晰的扭头跪坐像、不怒而威的直发冲冠、神树加持的玉琮……

重点是,又新出来这么多宝贝,三星堆考古发掘的部分,也不到遗址总面积的千分之二。脑补一下数学吧。

真是让人期待的文明现场。

这本书以三星堆遗址为出发点和核心,对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诸遗址进行了踏访和追寻,由此,你会无障碍地走进三星堆和它的时代。书中重点介绍了这一年新发掘的三号至八号坑的考古发现,同时对长江流域的盘龙城、汉中、炭河里、新干大洋洲等遗址进行了梳理。

书写得很通俗,我一边看书一边在网上找了相关图片对比,那个完整的金面具和金树叶,薄得跟纸一样,工艺精妙。

我翻来倒去地看图片看半天。对金灿灿的东西没有免疫力,我承认。

60后渐次退休。也许是年龄到了,这两年,遇到和退休有关的书,总要翻翻。

其实,除了自己说了算的自由职业者外,零零后都将劈面迎来退休后。

这本书的作者楠木新1954年生,经历过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,他47岁起病休在家,50岁开始写作,60岁退休创业。在职时,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副社长。书中讲的很多都是楠木新的亲身经历,也有他采访得来的对话资料。

平时工作累到告饶,我们常挂嘴边的话:如果退休了,我就怎么怎么样。大意是,退休后,要去完成自己多年来想做却一直没时间做的事。网上那些80岁练健美、90岁玩跳伞的励志老人也在召唤着我们。不过,除了完成“遗愿清单”,我更关心的是,当你没有了工作的烦忧,有了大段的闲暇,除了吃喝睡、玩手机,精神何处安放?会不会因为隔绝而孤独?

书里,楠木新道出了多样化的退休群像,据他统计,60岁之后人生自由时间长达8个小时。我旁边的同事核算,8个小时相当于9年。这么少?

楠木新把退休后的生分成了健康自主阶段、身体病痛阶段和临终阶段,我认为这个规划实在,尤其是,举的例子全都是真人真事,你可以当作生活自治指南。

来看。

这本400页的锁线书,可以平展开,是关于电影的。书名起的有如网络小说写手的笔名,很鸡汤,不知所云。

内容却好,没被书名耽误,文字简净利落,不像一个建筑师写的。

在书里,你能看到这个90后章程是如何痴迷电影的。他提及的三十几位导演,塔可夫斯基、安东尼奥尼、费里尼、波兰斯基、大岛渚、阿巴斯……全是导演界的顶流。

以前看戴锦华、崔卫平讲电影,从流派、主义到镜像,说得广而深。毛尖的《非常罪非常美》浅白跳跃,意味良多。章程的解读,则和前述几位有别,他更感性,总有本事捕捉到电影中最迷人的片段,进而勾连浮沉世事。

没等书看完,我找来塔可夫斯基的《乡愁》,又看了一遍。

还有,从建筑师的视角,章程把建筑引入了电影。比如他写小津安二郎的时候,仔细分析了小津的电影和日本家宅的空间关系。

不说了。

总之,电影有时可以帮你逃开生活中的暗影。

音乐家的“倒霉词典”

王海宁

古典乐坛炙手可热的演奏家李云迪

一年有上百场音乐会,平均每两天就要